

# 對歷史系的全面檢視

◎編輯部

正因為沒有能力解答，所以我們嘗試發問；希望這是溝通的開端，而不是結束。

### 編輯紀事

10	27
1	9
2	15
2	28
3	1

決定製作此專題  
問卷發出  
封面攝影  
大一座談  
全系學生座談會



(特約攝影/呂國斌)

我們雖想讓歷史系前進，但方向卻又各不相同；而沒有溝通的結果一終將使這個系四分五裂。

## 什麼是我們所揮別的？

每一年，總有為數不少的同學，從歷史系轉入另一個陌生的科系，面對這種現象，「盲目」、「功利」，是一些慨歎歷史系風光不再的人們，所能找到的最佳解釋。但是，從未有入問過：他們到底揮別的是怎樣一個環境？

「我常這樣問我自己：在中興歷史這個環境中，我到底得到了什麼？答案是什麼也沒有。」大一的H說，「我喜歡歷史，但是我不喜歡中興的歷史系，因為它沒有辦法給我一些我真正需要的東西。」

大家都有共同的心結：費盡千辛萬苦，擠進大學窄門，為的不外乎是欲窺知識的堂奧，怎奈，四壁蕭然。許多在問卷上填寫就讀意願升高的大一同學，這樣地解釋他們決定轉系的癥結所在：「歷史系的確很好混，課程比其他

系要來得輕鬆，當然有人願意來唸這個系。但是，比較「好學」的人就會想要轉系了。」

「老師的課都講的很淺，因為他把學生都當作呆子。難道我們真的呆嗎？只因爲我們考上了中興，而沒有考上台大？」

「或許吧！學生沒有好的表現，所以老師的重心沒有放在學生身上，但是，我們大一進來可都是清白的囉！爲什麼一開始就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們？」

「老師的專長不在這方面，所以教學意願低落，上課進度更是慢。當你還不知道歷史在學些什麼，也就是對歷史還沒有產生興趣之前，就已經到了填轉系申請單的時候了。」

對一個知識殿堂本質的懷疑，就是他們想要離開這個系的原因之一。

由於存在著龐大的轉系族羣，使得

歷史系一直無法平衡它的步調。轉系率之高與轉學生錄取名額之鬆，即曾爲人所詬病，故系上每年均須爲此頗費思量；系學會往往因學弟妹的大量轉系，而有人才斷層的危機，故在各項營隊活動的經費補助中，常考慮能否只補助那些不轉系的同學；甚至，學長姐與學弟妹初次見面的話題就是——你不要轉系？

事實上，轉系對大一學生來說，未嘗不是個沉重的負擔。拿S的例子來看，初踏入歷史系，學長姐的諄諄訓誨就是：想轉系就得好好用功。當許多人開始爲轉系而唸書的時候，他卻面臨了一項嚴肅的抉擇：他是否也要爲轉系而唸書？他最後還是決定，以四十幾本非老師指定要看的書籍，來填補成績單上的損失。但是他承認，即使很值得，但還是有些不甘願：「是因為大家都走了吧！」

同窗培育出來的濃厚情誼，將在轉系後面臨嚴重的考驗，但最重要的是，留下來的在其內心深處無法磨滅的傷痕。不能肯定自己就是他們的命定，因爲他們很可能會懷疑留下來的真正原因：是不想轉系還是不能轉系？如果以前是爲轉系而唸書，現在又要找尋什麼目標激勵自己唸書呢？即使定下心來決定唸歷史，在起步上也晚了一年，這又將如何彌補？

每年，一種惡劣的氣息必定籠罩在大一身上，那就是爲分數而作弊，爲轉系而勾心鬥角。剛掙脫聯考制度的禁錮，卻又投入另一個樊籠中，只因爲——他們要轉系。

## 從課堂出走？

從問卷結果顯示，除了大一超高的轉系率之外，大二以上的同學亦有40%

### 問卷調查結果

□本調查係以全系157位同學爲調查對象。問卷回收大一47份，大二20份，大三38份，大四18份，計有效樣本123份，回收率達78%。

□問卷作答以單選方式爲主，亦不排除複選之情況。以下統計，凡有●記號者，採單選方式計算；凡有◎記號者，則是採單複選混合統計之方式。

●從入學至今，您對歷史的就讀意願是：  
31% 降低  
17% 不知道  
83% 是(大一) 40% 是(大二)以上同學  
17% 否 60% 否

老師在課堂上費力的講授，似乎並沒有拉進師生之間的疏離感，這使我們不禁懷疑：鴻溝是否業已築起？



● 課堂上能否滿足您的求知慾？您的滿足程度如何？請給分：

18%	一分
31%	二分
48%	三分
2%	四分
1%	五分

願意再度考慮轉系。如果大一的轉系是盲目，那麼這40%的比例究竟透露著什麼訊息？

從歷史系學生翹課風氣鼎盛的情形來看，當可瞧出一些端倪。翹課的情形普遍存在於各個年級之中，較受人側目的則是少數幾位經年累月不來上課的同學。為什麼有人進了大學卻不進課堂，就是我們所要問的問題。

如果說，大學是知識的殿堂，那麼課堂上能夠滿足大家的求知慾嗎？許多同學都認為不能滿足，有些同學甚至在其滿足程度上，畫了一個「○」。一些很少翹課的同學說出了其心中的鬱結。

「什麼可以滿足我們的求知慾呢？從思想啓迪的角度來看，可能境界太高；另一方面，老師給我們的資料或許很豐富，但是你卻可以在一兩本書上就能找到老師所講的內容。」

「有些老師不是拿著課本，就是拿著筆記照章宣讀，也聽不出一些額外之

● 您翹過課嗎？或是有想翹而不敢翹的情形嗎？請問其比例是：

26%	40% ~ 20%
11%	60% ~ 40%
2%	80% ~ 60%
6%	80% 以上

物，我們和那些不來上課只背講義的同學，在這一層面上似乎並無太大區別。」

「有的時候，老師遲到將近半個小時了，還是沒有人想要去請老師來上課，這是師生間的變相翹課。」

「每堂點名——我們又不是小學生，為什麼不用上課內容來留住人？」

轉系不成，他們只能翹課；如果不敢翹課，他們只好選擇「心翹」——看自己的書，想其他的事，以及無所事事。

要求老師們在課堂上就能滿足大家的求知慾，無疑是件不可能的事，由於教學內容認定標準不一，以及教學時間的限制，必然會讓學生有未能飽足之感，而有待利用其他時間，向老師或圖書館蒐尋更多的寶藏。但是一來同學們的治學精神不夠，再者，師生間的無形鴻溝業已築起，所以只要老師未在課堂上作出此類的指引，大家都寧可怨懣於心而不求解決。

◎ 在課堂上，您多半在做何事？

55%	20% 以下
45%	專心聽講
33%	看自己的書
15%	想其他的事
7%	無所事事

學生在課堂上所聽到的，往往只是教授師所認可的史事，或是老師個人的思想表達，不論前者或後者，幾乎都無學生置喙的餘地。但是學生很可能不滿意，因為有些題材被略而不談，而各家說法的相較與史事表象後的意義，也常被忽略，甚至有同學反映，老師們的見解有時缺乏新意。

在台中這個閉塞的環境裏，要讓自己也變得很閉塞是相當容易的。對歷史頗有興趣卻又無人引領入門的同學，感受尤其深刻，年級低的會認為大學所上的歷史課程與高中所學的內容並無懸殊差異，高年級的同學則認為學術論文代表最新的研究成果，卻鮮有老師觸及。大家都有共同的錯覺——一切的歷史研究，彷彿在課堂中就畫下了句點。

為什麼學生對系上存在著普遍的無力感而想要降轉他系？為什麼老師們失去了他的聽眾？理想的幻滅可能就是其真正的原因。

### 拒絕再沈默？

在上一期興史風，曾刊出「歷史系新氣象」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老師研究環境改善的問題，指出：「如此一來，至少有點幫助：第一是老師可以留在研究室裏，多讀書作研究；第二是老師與同學們的接觸機會將較以往更多。」但是，我們很遺憾的發現，研究室前的走廊多半是漆黑一片，杳無人跡。

課堂上的靜默更是令人難堪的，即使老師給大家發問的機會，也很少有回應的聲音。

「剛開始我很樂意問，可是每次問都得不到答案，不是在繞圈子，就是解釋得並非很正確。」

「有些老師在解答問題時，並未先作觀念上的釐清，所以雙方討論問題的方式無法溝通。」

20%的同學不願意與老師溝通，是因為從老師那裏無法獲得滿意的解答。當然，師生互動關係的貧弱，絕非要求學生就可以扭轉的，但是，為什麼長久以來，老師們從未聽聞任何的反映？為什麼學生們一直保持沉默？

絕大多數的人放棄問問題的機會，是因為「自己學有限，不敢與老師討論」，或是「自覺不成問題」；這使人

不禁懷疑到，歷史系的學生是否真的擁有極高的求知慾？

為什麼沒有問題？思考的方向狹窄，自然提不出問題。許多人的書架上，永遠只擺著老師指定的教科書；有些同學所謂的用功，不過是將上課的筆記再謄寫一遍。只有在寫報告時，才開始尋找圖書館內稀有的寶藏；也只有考試之前，才會向老師問第一個問題：考試的範圍在那裏？

對歷史並無極高的興趣應是大家漠視問題的重要原因。雖然對系上不滿，但是出路問題的確是他們第一考慮的因素；雖然對課程時有煩言，但是每當選課時，除了考慮老師教學的優劣之外，分數打得緊，要求不太嚴，上課時段好，可能才是某些同學最關心的。

我們惶恐的是，大學教育的理念逐漸消失，知識份子即將斷層，因為的確有一批人，尸位於大學生這個名銜，讓自已「潛移默化」地成為現代的知識份子。他們不知道要如何培養讀書胃口，他們也很少訓練思辨的能力，他們只能在私底下批評這個環境，但是卻又不知道自已該何去何從，所以他們選擇了沉默。

系上學風不盛是眾所公認的，但是大家仍在為自已掩飾，只有9%的同學勇敢的承認，他們在遇到疑惑時的反應

◎如果在課堂上遇到疑惑，您的反應是：

7% 立即舉手發問

19% 下課後再問

37% 找同學討論

28% 自己找書解答

9% 算了

◎如果您未向老師反映您的疑惑，

其原因是：

26% 自覺不成問題

5% 老師會覺得這個問題很幼稚

49% 自己所學有限，不敢與老師討論

20% 從老師那兒可能無法獲得滿意的解答

是：「算了！」我們不能說其他的同學在撒謊，因為很可能，他找同學討論卻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想找書解答却又找不到書，想要向老師發問卻又找不到問題。

當校園民主的洪流泛濫於其他各大學，我們是否也能緊隨其後仍是一個疑問。雖然不滿也許比別人多，但是理念比別人少，所以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嘗試著探索分析，然而問題一直未解決。因為，我們的同學很容易滿足，所以也很容易妥協。

### 我們是否要求過高？

我們的同學究竟想在大學教育中得到什麼？在問卷中，大家最想在歷史系獲得的，依次為思考判斷能力、人文素養、廣泛知識、歷史專業知識及學位，從這裏即可看出，大家多半肯定歷史系能給予多方面的滿足，但是，大家的要

求標準並不十分相同。

我們不妨把求知慾的滿足投射到課堂之外，在那裏也許有更廣闊的空間，讓「從課堂出走」的學生有個棲身之處。然而在圖書與演講兩方面，同學們亦有太多的不滿。

「每次反映圖書質量不足，上面的答覆總是要你填購書單，如果買書都要靠學生來講，那你這個學校是做什麼的！如果真的有人負責購書，為什麼想買的書都找不到？」

「老師買來的書，似乎不是給學生看的，有些書籍並不很符合學生的需求。」

「為什麼演講的反應都不好？因為這牽扯到一些非學術的問題，所以沒有機會聽到好一點的演講。」

在求知慾的滿足方式上，圖書館應是完全可以克服地理障礙的求知途徑，然而，我們擁有最巍峨的圖書館，卻也有最少量的圖書；空蕩蕩的書架，刊數不齊的期刊，反而使你困厄其中。演講

也是克服地理上不便的可行方法，但是當今學術界研究成果豐碩的俊彥之士，卻很少有機會被引入中興校園。

對於外在環境的不滿，反而萎縮了大家向外伸展的觸角。文齋廳裏少見系上同學的蹤影即為一例，此外，系上亦有些老師介紹一些經典之作，但是願意把書找出來唸的同學仍然屈指可數。再拿坊間出版品在課堂上傳閱的情形來看，不但訂購的人不多，傳閱的次數也愈來愈少而近乎停滯。

有時，系上同學的不滿往往變質成不願多花心力的一種藉口，大家只會抱怨環境，而不會去掌握環境中僅存的機會。

從影印筆記，考古題的廣為流傳，也可以看出大家好逸惡勞的心態。當然，這兩者本身就存在著某一程度的誤導，一些筆記背得熱的同學所拿到的成績，往往令人羨慕，使大家以為只要完全按照老師的講課內容來寫，就可以得到高分。雖然有不少同學反映，老師在上

課時應增加各家說法的相較，但大部分

的同學卻也甘於目前的安逸。由於這種好逸惡勞的心態，也可能使問卷中教授評鑑的部份有了偏差。一些要求不太嚴，表達能力又很好的老師，不論教學內容是否紮實，都廣受同學歡迎；而希望多給同學一些知識上的灌輸，而表達方式不是很投合同學脾胃的，就很容易遭到否定。又如系上某些營養學分，雖然每遭同學詬病，但是選修者仍趨之若鶩，故而也從未遭到選修人數不足的命運。

當許多人在湊學分，當許多人在追求分數，我們實在無法解釋學生的真正需求究竟是什麼。老師們若順應大家的要求，將使中興歷史的水準提高？還是下降？

### 成立研究所就能解決問題？

當傳聞本系積極申請成立研究所時，的確有不少同學為之振奮，認為這個環境將因此而有新的風貌，就讀意願也將相對抬昇。但是，成立研究所真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研究所的成立須在師資、圖書設備、大環境的需求種種條件下方有可能。但以本系期刊室為例，內部有外文（英、法、德、日）期刊達二十餘種，不少為當今極重要的學術刊物，雖然時有進書，但卻無人利用。同學們多半看不懂，老師們亦很少借閱，故這些價格極昂的刊物，遂成爲一堆昂貴的垃圾。或許，教育部的審核標準與學生實

際的需求標準並不相符。我們認為中興歷史並非因為沒有研究所而困厄，而是缺乏一個理想的大學教育模式。

「雖然想修輔系，但全是理工農學院所開的課，你怎麼修？所以法商不在台中所帶來的問題非常嚴重。」

「想修輔系的畢竟仍是少數，如果你只想唸歷史，卻又找不到開得好的課程，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希望老師們少開些課，尤其是不

要只為湊數而隨便開課。」

「系上雖有很多必修任選的課，但是並沒有開滿，所以選擇機會就少很多。」

「擴大編制，增聘老師！」

從整個大學體制來看，即有太多的不健全。譬如通識教育無法紮根，與校



漆黑的走廊，  
正等待輕輕的叩門聲，  
方能宣洩那滿室的陽光。



◎請問您最想在歷史系得到什麼？

- 10% 歷史專業知識
- 19% 廣泛知識
- 42% 思考判斷能力
- 21% 人文素養
- 7% 學位
- 1% 其他

◎如果請您對系上老師作評鑑，您主要的評分標準為何？

- 4% 研究成果
- 10% 學術資訊
- 26% 見解
- 13% 表達能力

9% 表達方式

- 17% 教學方法
- 19% 教學態度
- 2% 個人好惡

□問卷附有針對教師及學生自我之評鑑，在此不具列。

本部沒有法商的師資以帶動風氣，有相當的關連性；由於教育部有授課堂數及學分的要求，所以易造成老師的授課鐘點過多，反而影響其研究計畫與教學水準；又如教授升等，並無參考學生的教學評鑑，似乎並不考慮研究成果與教學品質之間可能存在著的差異。我們懷疑，如果教授沒有教學熱忱，為何還居於校園？如果他們步出大學校園，是否還有其他的去處供他們專心研究？一些真正有教學熱誠的人又到哪兒去了？

要解決大學部的問題，不是成立研究所就能解決得了的，外在的體制與實質的教學如果仍是現在的情況，不滿仍將繼續膨脹。

就如同大家覺得系上的課開得不好，就要系上加開些電腦、打字、課程，本質上同樣荒謬；事實上，系上所開的計算機概論或檔案管理學，也因課程無法配合同學的真正需求，反使就讀意願逐漸滑落。

本架構的自我充實。當然，兩者之間的比例，是應該適當調配的。

在課程內容方面，同學們希望不要完全側重政治層面，文化藝術以及經濟社會等多重角度的探究，可能更有助於時代風貌的掌握。另外，一些可能較敏感，卻對整個時代轉變有其樞紐地位的課題，也不妨拿到課堂上討論，否則反易使同學對問題感到淡漠，甚至產生錯誤的認知；若只一味防堵，只會讓歷史系的學生有所知非薄之感。

同學們都對傳統的教學方式不滿，認為過於呆板，但是，同學們對討論的方式似乎也不甚感到興趣。目前較常見的專題報告的方式中，往往只有報告者及評論者看過相關資料，其他的同學甚至並不是十分地注意聽講，如果想藉此達到討論、批判的效用，無疑是一件困難的事。

至於讓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發揮的書面報告，許多人也是以輕率的態度完成的。如果在定稿前後能主動向老師詢問有關的問題，譬如方法、格式或是觀點是否正確，必定收穫更豐，也不會再有人認為老師都是用斤秤來打分數的誤解。

又如課程多半是從頭講起，但因時間的限制，常是學年結束仍講不完，所

如果教學心態與學習心態仍保持現況，成立研究所就毫無實質效益可言，因為這個系的組成份子仍然是這一羣師生。如果我們希望老師們不要放棄任何一位學生，那麼，學生也不能輕易地否定老師。目前，這個死氣沉沉的歷史系，就是因為師生間的相互否定而失去其生機。

專題製作小組特別為此，訪問了系上幾位老師。事實上，系上老師都很有心，只是苦於沒有機會和那些同學直接溝通。某些老師認為大學教師應抱持著「有條件的有教無類」的理念，對於一些不夠成熟的意見，也只能請大家再深思。

歷史教學應朝向什麼方向走呢？我們不妨再仔細探索一下。

首先，我們必須先除去一個盲點！歷史有什麼用？進大學的人通常有兩種意圖：滿足求知慾以及取得將來工作之優勢。無疑的，歷史系無法直接與後者相契合，但是卻可經由求取知識的過程而達到，此等信心是必須建立的。

有同學認為上課內容不過是一些人名地名的資料堆砌而已，毫無思想上的啓迪。但是學問要紮實，基本觀念絕不可免，若全為空泛的理論，並不適合初踏入歷史這門學科的人；甚至，老師偏重自己的創見時，同學們也不能忽略基

### 歷史教育失敗了嗎？

歷史系的教學是否成功，影響到日後從事研究教育者的水準，也關係到知識份子的素質，因此，歷史系的危機無異是「歷史」危機。



如果成立研究所遙遙無期，這些外文期刊是否仍然只能是一種擺飾？

，不如挑出真正的重點所在，以專題的方式上課。考試的方式亦可摒除考古題的影響，選擇類似研究所的考題，以開廣同學們的視野與見解。

歷史教學困境中最需要克服的，就是我們的所學絕不能與現實脫節。譬如大的一的老師必須培養同學作史學研究的基本能力，小者如做卡片，大者如利用圖書館，都是很必須的。另外，我們也希望助教不應只是負責行政業務，而能帶領同學一探歷史的門徑。

多辦一些與生活習習相關的活動，也是頗為可行的。或參觀博物館，或古蹟考察，或民俗探訪，不但可避免歷史系的人眼光狹隘，並可培養對土地的熱

愛，對人羣的關懷。

歷史教育若要成功，就是——不要讓學子們既在史書中迷途，又在現實中徬徨。

### 有心人在何處？

目前歷史系學風低迷，不僅表現在師生之間缺乏互動，尤其是近年來，學生之間也同樣缺乏互動，這才是真正的致命傷。

從外校歷史系轉來的T，對系上同學的情誼，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的確，大家談天，但只能談些風花雪月。



●如果別人問您「唸歷史可以做什麼？」您的反應是：

4% 無言以對

19% 不知從何講起

35% 不予置評

42% 試圖扭轉其觀念

●如果外系的同學請教您對某一歷史或時事問題的看法，你的反應是：

6% 所知不多

5% 無特別見解

39% 與對方討論

●每當本系同學之間討論知識性的問題時，您通常是：

50% 視對象而定

4% 不感興趣

30% 在一旁靜聽

25% 參與討論

41% 視對象而定

學長姐也沒有一些風範，對學弟妹不過是請吃一頓飯就算了。」許多一度願意打破這種沉寂，為這個系盡一份心力的同學，也因多方面的誤解，而自我孤立了起來。

大家一致的結論是：如果決心要留下來唸歷史，就全部得靠自己，但是，並不是各唸各的書就能提振起學風的。有心唸歷史的人本已不多，若彼此間再各築樊籬，只會使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影更形孤獨。

何不把系上的有心人凝聚起來？在座談會中，大家談起了一個共同的心願——讀書會的成立。歷史系並不是從來沒有過讀書會的存在，只是他們最終都消失了。在此，我們考慮幾個因素，希望為讀書會催生。

從問卷中發現，同學對知識層面的討論，並非相當熱衷，30%只願在一旁靜聽，41%則須視對象而定，由此看來，成立讀書會將是華路藍縷的工作。

一個活動的推展，必須先建構核心，而讀書會的核心份子則應該為一羣志同道合的人——喜歡讀書、思考及討論。

當然，即使大家都有心，偏好的方向也不一定一致，有些人偏重學術論文的研讀，有些人則希望探討時事；有人期盼從中文換彼此唸書的心得，有人則嚮往一種腦力激盪的淋漓快感。對於讀書會的定位不一，也可能造成內部的分歧，因此，讀書會是否僅有唯一的形式，還是讓各種讀書會紛陳羅列，在規畫時就須注意。

讀書會要成長茁壯，不是一兩人就能獨力承擔的，所以吸收成員也是相當重要的。讀書會絕非一個貴族式的場所，大家須抱持著互相提攜的心態，不應有個人成就感或挫折感的病態心理，只要讓大家覺得一起唸書討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讀書會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事實上，參加讀書會是否就能唸書，仍是未可知的事，因為唸不唸書是自己的事

，讀書會只是讓自己進步更快的一種方法而已。

在談及讀書會如何建構核心的同時，我們不妨也深思一下系學會的運作。目前大家將系學會定於迎新送舊與湯圓水餃之間，是否過於矮化其地位？其實，我們對系學會的期望不應比系上來得低，因為他是由學生自己組成的社團，對它的期待應該更容易實現。譬如認為演講不夠好，是否系學會可以爭取演講的主辦權？又如各種參觀探訪活動，也是系學會可以出來辦的；但是每年非辦不可的活動，是宿營，是舞會。從系學會所辦的活動方向，就可以看出大學生究竟想要追求些什麼。一位大一的學弟知道問卷結果中，大家最想得到的是思考判斷的能力，他說：「那是假的！」我們已為歷史系解構了太多的神話，雖然希望提出來的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希望那不是「保存價值」。有心人，你在何處？